理學宗傳

理學宗傳卷之二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馬爾楹　仝編

仲男一奏雅

程子

程純公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博野後徙河南人大中大夫珦之子也生而神明叔祖抱之釵墜先生以手指隨所往得之人皆驚異十歲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十五六時與弟伊川以大中公命從周元公受學慨然有求道之志嘗自言再見

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意遂厭科舉之業已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得之二十六舉進士調主鄧縣簿令以其年少擬於事未習也易之而先生析疑獄如神令大驚有稅官貪恬將力自說能殺人先生至與其事輒言人謂渠盜官錢苟主簿將發之其勢窮必殺人先生莞然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令君廉爲吏何恐爲盜誠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果然卒私償所盜而去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

□□小見
月□之取

夜聚觀先生召寺僧摘之曰吾聞石佛首歲放光也
有諸曰然曰俟復見必以告我吾有職司不得往當取
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illegible]州上元節上元頻衙若
訟劇不閑月而濮江南稻田引江水爲陂池以溉盛
夏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請之漕
司計功以調乃聽役不者論而與先生度以爲如是
非月餘不得撮苗稿久矣立發民塞之堤成歲以大
熟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始
至邑見邑中子弟持竿以粘飛鳥取竿折之教使勿

復爲自是邑不敢畜禽鳥移澤州晉城令座右書視民如傷云某常有媿此四字民有事至庭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民感不變暴桀子弟以不遵教令爲深耻秩滿代者至更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必有之果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曰吾固疑是人惡少之弗革者于熙寧初以中丞呂公著薦授中允權御史裡行神宗素聞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訪一日極陳治道上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此言非天下之福也他日又言於上曰先聖後

聖君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
人之心也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
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上召
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
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嘆賞以爲
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與作監御史只是要格君心
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
卿戒之王安石執議更法令言者攻之甚力先生被
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

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仆安石用事先生未嘗一語及功利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又一日因論事不合安石謂曰公之學如上壁先生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安石逐不附已者獨不及明道曰此忠信人也與發書鎭寧軍判官中人程昉取渡卒八百人天方大寒虐用之役不能堪遂逃歸衆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

爲亂若坊怒吾自任之郎親往開門撫納昇以事上
得不復遣曹村埽决先生謂帥曰曹村决京城可虞
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請盡以廂兵見付帥遂
以鎭印授先生立走决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爲勢不
可塞徒勞人耳先生命善泅者先渡决口引大索以
濟並兩岸興築窮晝夜不數日而合求監局便養得
監洛河竹木務神宗念之不措會修三經義語執政
曰程顥可用執政不對有自洛入對者問程顥在彼
否進言伍士後以星變應詔疏謝政極切帝手批差

知扶溝縣邑多水患爲經畫溝洫未幾先生罷去嘗曰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廢興係焉然知其嘗爲而不爲獨誘之曰命則非矣神宗崩詔至洛語留守韓宗師曰君實晦叔相矣韓曰二公當何如先生曰若與元豐大臣分黨則衣冠之禍未艾也先生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君子旣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緩

曉己之偏 火金頭上 [illegible]

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為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又曰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為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為落便宜有如是尚是為已其心却不在朝廷哲宗即位除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時元豐八年也年五十四先生充養純粹舒亮無間無賢不肖咸使其欽出自誠故教人而易從怒人而不怨獲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雖小

人絀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未嘗不賓服爲有道君子也其自任之重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至於禮樂制度行師戰陣之法與變　情狀山川險易之要靡不究晰而自收之慮清越灑然如在事外及遇事則與賤者同起居飲食能堪人所不堪居洛十餘年與弟正叔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嘗菽粟不繼而事親而盡其歡其教學有序及門之士皆造就有徂往來過洛造其門者虛往實歸太師文彥博

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表之曰孟軻死聖人之學
不傳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
一人而已子三人端懿蔡州汝陽簿端慤早夭端本

定性識仁兩篇理純公大到順體仁者也之德也識仁亦定性事

定性書

横渠問書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答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内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内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内是有意於絶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内外也旣以内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易曰貞吉悔

開目了悟

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亦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

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識仁說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

此句是一篇骨子

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撿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

[illegible]是箇他
不見誠實
然而行

知天地須
與天地合
德知日月
須與日月
合明
[illegible]明生知

以昔日習心來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

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然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道個義禮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智了也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個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

今人居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却不理會得日月此實然而行者也

盡心知性知之至也知之至則心即性性即天天即

要行學加力行之說來此朱子所謂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焉不假安排悟

非默識道精不識

天理具備元無欠少實不以堯亡

性性則心心所以生天生地化育萬物其次則欲存

心養性以事天

到恍然神悟處不是智力求底道理學者安能免得

不用力

元來只是此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少不為堯

存不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

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

言理具在平鋪放著故堯舜不能加得些子

理惟一故千古之上四海之內無不同隨時隨處自己體貼原不可以言語形狀

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理則天下只是一個理故推之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於是又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

又一理字受享何窮甚是簡易

難爲名狀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觀世之功名事業甚譬如閒觀世之仁義者煦煦孑孑如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觀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

理豈有小大哉故精粗本末總是一般事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彰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客氣二字[illegible]得[illegible]非大賢不能[illegible]析

[illegible]有主則盜不能入可得無盜[illegible]天下[illegible][illegible]何[illegible]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理有善惡理字作性字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是言性之源也善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辟水清是水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是言性之流也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惡后稷之克岐克嶷於越椒始生人知必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

不是是合源流而並言之也總是發明孟子性善之旨

有所謂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而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心有主宰事自不亂

既仁且智何怒何懼

以義爲主命在其中所以言命也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况臨大事乎

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

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教學之序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以義命自安便泰然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個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窮理到豁然可通處便是盡性至命

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翻車二字極言形容元公之無欲純公之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個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個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常

精貼天理是治此病的好方而心疾未愈者無力未到也

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强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個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個中字此則又爲中所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

只合如此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却因甚如此

是何等識見

聖人言不盡一者了

亦嘗體驗此語

道術說與賢道有時又却恐賢問某尋

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之事

亦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怒驚皆是主心不定

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不學便老而衰

舍己是堯舜孔子事須克己之說可言

合勝氣者氣之性也那勝何用勝氣

天地如此而況於人乎

易者生生之謂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爲物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志可克氣氣勝則憤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氣者多矣而以義理勝氣者鮮矣

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非竟是甚

不貳故生物不測則易也天地並誠也一也

知著力便有得力形上在形下中

聖學本天故天理二字是先生身旨

上蔡三段[illegible]

一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是慎獨

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謝上蔡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爲害故明道先生教余曰賢讀書愼不要尋

躁言之人便是氣質粗學與一過非只喜聞過關人品便天淵矣

行數㸃背錄五經語作一册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

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謝子不覺面赤身汗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脩

修辭立誠乃是自己下手處則脩業誠也

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事小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也

只存心愛物便是欲其欲濟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曾子兩宗與其說做到不可究當使闢楊墨爲別當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其言近理又

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子輿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孔子賛文王為至德故并今謂似堯舜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而

顏子常孔子之所從悉不容自露孟子則不得不身任之也

此處而沒
按曾子足
言之氣象
可別

顏曾相承
一貫之傳

巳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跡顏子微有跡孟子其跡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他氣象卑終不類道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徒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

而思孟繼之見天之不欲喪斯文也

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荀子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

定評不朋多駁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雄雖少過然已不識性更說甚道

漢儒亦有訓傳之功不可沒也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則至楊雄規模又窄狹矣

孔明自當[illegible]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

屬君子豪傑之士二公亦區自別矣

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而與劉氏可也

孔明有儒者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閒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

[illegible]得有得者倒未正也

[illegible]明宗旨

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

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繫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學以知爲本取友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問不知如何持守曰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

在致知

[illegible]在學樣之內

悟則句句皆是這個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也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

此言之已盡多言滋惑

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

更無別理

然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

樂天者命自在其中循義所以樂天也

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

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

[illegible]與氣俱[illegible]定在

[illegible]明自識[illegible]

[illegible]端之害不[illegible][illegible]明

哉若夫至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命可也

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凡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要識體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

之大更深幾其說愈而非淺陋所能窺也者若介甫

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務成物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責志二字着已工夫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真則是天妄屬人僞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只着一個私意便是餒便是缺了他浩然之氣

由明而誠浩然之氣自塞天地

處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他則便這裏沒這物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集義所生者這一個道理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只是人不到他這裏知此便是明善

仁體即所謂天理也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

此有誤已
改自雕貼

新法之弊
亦在於月

皆栽培之意

凡學利用處一生進修皆是以
義理栽培故能知之一成功一

責上責下而中自認也豈可任職分

新法將行言於上曰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以順
道則事無不成者故曰智者如禹之行水行其所
無事也捨而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自古
興治雖自專任獨決能就一時之功者未聞輒弼
之論乖臣庶之心戾而能有爲者也况於施置失
宜沮廢公論國政與川名分不正用賤陵貴以不

脩治賢者乎凡此皆理不克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故令由此僥倖就緒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非朝廷之福也今天時未順地震連年人心日益搖動此陛下所宜仰觀俯察而深念者也

上殿劄子

闡成君德寓箴規切有伊訓說命之遺意謂

臣伏惟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

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

王霸之辨明發最切蓋有王佐之才

階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聰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雖曰人倫攸叙末俗曉曉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懈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王霸劄子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

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况下於霸者哉陛下躬

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

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姑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旣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聽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獘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大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

周道有偕
正從則難

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聊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反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稽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陳治法十事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通乎物理二帝三王

中序

之盛曷嘗不隨時因革　稱事爲制乎然至於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理之所不可易人之所賴以生則前聖後聖未有不同條而共貫者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故後世盡其道則大治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修名而顧忘其實此固末世陋儒之見誠不足以進於治矣然倘謂今世人情已異於古先王之迹必不可復於今趨便目前不務高遠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

今古人情無異是一篇血脉

濟當今之極獘也獨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急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未有不須師友而成其德者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受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不著而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修百度而理萬化也猶存其略而紀綱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鬱而未興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天生斯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之常產以厚其生經

界必正井地必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有口分授田之制今盡蕩然富者田連阡陌勝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日流離餓殍而莫之卹倖民猥多衣食不足而莫爲之制將生齒日繁轉死日促制之之道所當漸圖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酇遂以聯屬統治其民故民安於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自然行之則效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學校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者也今

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舉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士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有非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國力困國財極矣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將大貽深患府史胥徒之毒徧天下而目爲公人衆以入官不更其制何以善後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國有三十年之通餘九年之蓄以制國用無三年之食者則國非其國今天下耕之

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一遇年歲之凶卽盜賊縱橫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當何以處之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俾公私交務於儲蓄以豫爲之備未可以幸爲恃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恒居十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游食不可貲度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求自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宜酌古變今均多卹

寡漸爲之禁以振救其患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於六府六府之任列之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厲禁夫是以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也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川之無節取之不時林木焚燎斧斤殘傷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耗竭而侵尋不禁宜修古虞衡之職使將養之以成變通長久之利古冠婚喪祭車服器用差等分別莫敢逾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逾王公禮制不足以檢

教人情名數不足以進別貴賤詐虞機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此大亂之道也因先王之法講求而損益之凡此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然是特其端緒必可施行之驗也云耳如科條度數施爲措注之道必稽之經制而合施之人情而安惟聖明博擇其中

張子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

邢和叔叙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與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蘊外之 情狀山川

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候控帶之要靡不
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
生可謂通
儒全才矣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
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
見其忿
厲之容

傳元公者伯淳也范淳夫云不遷不貳惟伯淳有
之則伯淳之於元公猶之乎顏子之於孔子也秦
漢以來皆知師孔氏川於世者其言無考者尊莫
辨於程氏後之人獨取其近似於禪者以為彼吉
失伯淳
之旨矣

人謂孔明善治國伯淳稱其有儒者氣象又云孔
明可與禮樂人止知伯淳為醇儒恐謂伯淳有王
佐才或曰何以觀之曰儒而不達於政曲士也腐
儒也有天德然後可與行王道如徒言之而弱之

不關此處上則虛辯者耶何以爲儒伯淳儒而辭
者也果遠甚不足以擬之據其上神宗問子論王
爵之辨得君行道自有可觀然不用則抱道而
處耳顏子孫爲邦之略不過做見與尼山空老
純公於辭受不可謂不見知而道卒不得行者以
無容賢利國之術臣也純公於安不至誠感動意
試辨小人爲君子使彼之道得行而有利於社稷
生民也則吾之願亦畢矣惜拗已成勢難挽
而吾之忠實心能令彼們信而不惡加害至誠動
物於此可見大儿處難處之事處難處之人須有
一段萬摯淋漓之意事成天下受其福事不成天
下諒其心吾不能不醉心於元公與純公也
明道至澤上元鳴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而牮
來省其兄嘗貸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
日謂用役卒甚多何爲不使日本草說桑白皮出
土見日則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師
宰之相
信如此

理學宗傳卷之二終

理學宗傳卷之三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耿極　仝編

叔男　望雅

程子

程正公頤字正叔幼高明有大志年十四五與兄純公受學於舂陵年十八伏闕上書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其自陳曰臣所學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為聖賢者反之為賢堯舜用之為堯舜仲尼述之為仲尼其道至大其

行之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下衰學之者槩而得者寡矣古之得此者其道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矣髙自標許乞名對不報已遊太學時安定胡瑗主教事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文大驚延與論學即處以學職呂希哲正獻公子也遊太學與先生鄰齋首事以師禮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衆衆進士不第遂不復就試以明道淑人為已任縉紳聞累薦不起哲宗初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及西京

留守韓絳各疏其行義於朝召赴闕除秘書省正先
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有故事今臣未得見未敢
祗命於是得召對為崇政殿說書念上春秋富當豫
養成德疏經筵三事以上有曰今人主一日之間接
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
氣質薰陶德性又曰古之人君必有師保傅之官使
之求治正君規過養德又曰開經筵臣僚侍者皆坐
而講官獨立於禮為悖乞聽令坐講以養主上尊儒
重道之心且曰若言可行行之如不可行願聽其辭

太后嘉納故事每月擬講又疏言前古輔養人主之道必使見正事不離正人以薰陶成就非徒涉書史通古今而已也今間日一講所釋數行爲益已少又自四月至於八月咸以暑罷廢非古人旦夕承弼出入起居之意請令講官以六參日得上殿說書從容納誨如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先生每進講必宿齋預戒冀感動上心而講讀官以疏薄例得兼他職差判登聞鼓院先生曰古人以涵養諭教訓當以誠化也若僅營營於職事紛紜於訴訟時至上前然後善其

辭說以類言諷之不已況乎辭不受言所論說常於文義外反覆推明務歸於啓沃帝在宮中行涉水避蟻問有是乎曰然先生曰此惻隱之心也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　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憑檻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一日所講書有帝諱與嫌名中人以黃覆之講畢以問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請自今舊名嫌名勿復避時神考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遷流慕思彌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

請張樂罷晏先生又言除喪即吉因事用樂而已矣今特設是宴之非古人不得已除喪之意乃罷樂諸以德禮匡輔類如此先生謂司馬公言筵中得范淳夫爲善也溫公曰淳夫今修史進用有階矣先生曰非謂然也願自度少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可開陳是非悟主心除侍講其意就君德欲以仁賢衆輔又如此時文潞公彥博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侍經筵終日儼立不少懈帝諭以少休不去而先生入侍容色甚莊或問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善先

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
職勸講不敢不自重也在職累月不請俸吏亦不致
諸公覘知之俾戶曹特給券朝廷恐不爲妻求封或
問之曰頤起草萊被召再辭職不獲乃受命爲妻
子求封乎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
下爲已任持正格非議論褒貶無所顧避大臣滋不悅
而翰林學士蘇軾以文章名世好狎侮見先生端嚴
以爲不近人情者僞也疾惡之於是黨論起差管西
京國子監詔具帝紀中以大中公憂去官服除除直

秘閣仍判西京國子監辭監察御史董敦逸料其疏有怨望輕躁語龍來祠紹聖中黨禍作放歸田尋編管涪州謝長官曰聞之是行也乃族子公孫與門人那恕爲之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進涪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危無怖色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徑去不顧在涪註周易與弟子講學不以爲憂

赦歸不以爲喜自涪還洛容色髭髮皆勝平昔自謂學之力也元符末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欲引疾既而就職尹焞不可先生曰上初即位被大恩不如是何以承德意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所欲爾崇寧中言者論其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追罪罰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毀朝政有旨追毀出身文字所在監司覺察所著書於是先生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義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

辛於家年七十五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要
於今日用先生氣已微張目曰道要用便不是言訖
而逝先生天性端嚴學造純懿自知自信中立不倚
始甚愛表記中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之語守爲
學要其修身行法非直有體認如也忠誠動於鄉里
孝友顯於家庭而取與一介必嚴大都純公德性寬
大規模廣闊正公氣質剛方文理密察至道雖同而
造德各異扶侍大中知漢中宿儒舍純公入門而右
從者皆隨之正公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正公歎以

爲此頗不及家兄處也與學者語有未合純公曰更好商量正公則直謂不然純公言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若接引後學隨材成就則予不敢多讓先生生平深心盡於易易傳成未嘗輕以示人張閎中請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覬少進爾比寢疾始授尹焞張繹諸語錄乃門人各記所見問答問語爲書

謝庭不摘出亦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如斯而已矣

語錄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生之性便是仁故曰仁者性之德也

愛人仁者
人亂皆是
下所訓恤
之文不見
所以訓學
京作
初念皆善
不善甚遲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訓覺訓人

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

之未晚也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

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

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

皆先是而後非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

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

尤索

完具謂仁義禮智

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淸則才淸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

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

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

理豈有小大哉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心累事只是多了一著欲惡之情

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做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

攬他耶如何得止於事耶

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

君子之遇艱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

過切便是正助或迫之病

若道懇切固是誠意若過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
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
可知

有人說無心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發得太早謂不能如此也恰好着工夫與其必如此此子不語神怪正是好學

謝顯道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
何慮伊川曰是則有是理賢却發得太早在伊川
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道恰好着工夫也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
一理會則有甚盡期只於學上理會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是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

閑邪則誠自存是工夫在閑邪上而閑邪又只存自然生敬直內氣象

求而後得今諸公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個誠將來存着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個善來存着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着甚功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

夜夢驗工夫

因病而養氣因養欲而長年故非精粗爲[illegible]

明學者須是莊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

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

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

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

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夫子默

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爲深恥

覔得病痛在此便從病處克治

不累無恐心體自樂只不改其樂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謝子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個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撿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個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

鮮于侁問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曰使顏子而樂道則不爲顏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

名節亦是道不以道出之祇是一節

知得是一不妨說不一不知是一强說一亦自冥昧

深詣今始識伊川面

問昔時隱者或守一節或悖一行亦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只倣效前人所爲耳於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是不知道也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然者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此

數者皆一也聖人因時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言近而指遠聖人之言所以爲善

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强要鑿教深遠得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頤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便所曉者入門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

學者只爲文義所泥生出多少支節枉費多少心力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滞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

文自不可廢專務悅人耳目則技藝之末耳反害道

方成辭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豈詞章之文也

意小成就自[illegible]故區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

子厚學說

剖析分曉

利義近名

則為偽是

聖學之本

便是自棄暴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

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

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

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為偽也

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為利清濁雖不同然

其利心則一也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悔

齊治兩末

冠禮廢缺祭義僅存亦廢此婚喪悉泥俗所壞禮教之陵夷也久矣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天下何思何慮

例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盈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

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凡喪身敗德之事皆是自下種子不下種便不受此毒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

要言

[illegible]此句破

之道敬以直內也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無可說所以陰陽
者道既曰氣則便是二言開闔已是感既二則便
有感所以開闔者道開闔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
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無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
明日有陽如人有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
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
近取諸人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

是破釋氏輪廻之說

主敬便無紛擾此是程門宗旨無猜之乎無欲故靜也

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

之事也

不歷艱險何以入道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是三要語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

又炙學爲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個思又問莫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爲常人言

此段又闡明知行合一之旨

纔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勉强至於知窮索不可爲則不待勉强是知亦有淺深也古人言樂循理之謂君子若勉强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强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此段發明氣充則懼自消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闇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

易明學見
著天精神

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惕心亦是敬不足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
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曰有之向
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
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爲否曰何必聖賢使釋
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爲釋子猶不肯爲況聖人
乎
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個不動心釋

死生是家常事只因人怕死故看得大事覺難能他得

有性便有情情者性之發動處也判發動處便不得皆喜怒不

氏平生只學這個事將這個做一件大事學者不
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稱堯大事他自如
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
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要終故知
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更能要終知得死
理若不明得便雖萬般安排着亦不濟事
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便有性有性便有
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
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

善非性也亦爲水之湍激波濤豈水之性也哉

罪云有不善者才也若夫爲不善則非才之罪也

波者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爲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卽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才禀於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爲賢禀其濁者爲愚又問愚可變

不肯移非不移也

操存舍亡心無定在見不可一息不操耳

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自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問舍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主着事時先生以目視地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

不到盡性至命如何謂得孝弟之旨

不善是放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也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禮樂無人樂之發非有德有位不敢作禮樂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人往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別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爲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

能自已時動得人便不甚緣拘泥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忘爲夫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爲物所役便覺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爲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沒著身處

不能則去便[illegible]私情

韓公持國與程子語歎曰今日又暮矣程子對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爲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也

本天本心[illegible]

聖人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

聖人本天釋氏本心

凡為惡者皆自戕賊其心者也但有甚不甚耳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紂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三件事固人所難但不為也非不能也

世間有三件事其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大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為故關朗有周能過曆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

孔孟論性語殊不同其意自合兩程先生之言要皆參孔孟

根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之情也哉至於不能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於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順也又問才出於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爲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爲惡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

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之也孔子所言上智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棄是也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道孰爲大性爲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居雖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

宇宙元無兩程子自信是自暴棄

思者感其所為欲而覺之也

此是正工夫學力

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為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為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唯思為能窒慾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

儒是正人

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學者今日無可添唯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陳經正問曰據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爲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

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顏子所好何學論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

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

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

必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

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也

文潞公尹洛先生時爲判監一日府會先生往赴見樂人來呈樂語曲詞先生詞之問故對曰昨日得太師鈞旨明日請程侍講詞曲並要嚴謹依禮法故先來呈富鄭公司馬溫公於鄉里尤所尊禮呂正獻公范忠宣公過洛必先來見呂榮公見弟與先生書必齋莊親視正衣冠然後寫其爲當時禮

徵加
北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若]日作此已及七
分後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爲
私既而遭喪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
成也曰聞有在經附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
皆附中諸公分去以類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
諸公刪定已送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
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
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
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
學於門誰是最有得者伊川曰豈敢便道有得處
且只是指與他個蹊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
成大器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
也
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
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常爲條

例司官不以以爲免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甚
事明道謂青苗且可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
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
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
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但明道所處是大賢
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
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
庶乎寡[illegible]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
其宜難執一意此君
子所以貴窮理也
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朱子曰明道
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
收束撿制孟子
子却不能到
伯淳云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惟守孔門之
謝門鄙刻者不講中哉泰山喬嶽人謂呂公未盡
純公予謂惟未盡純公
乃所以成其爲正公耳

兩程夫子同出受同事師而所學各前其極各成就一個面目加申也而滿自抑之不同往一也成微其異之不同總之各成其是而已矣同面異者本散為萬殊相異而同者萬殊原於一本也其希落在方常自行其有力在成斯求慷外此無學問無人品且公自亦不登講席始終節垂其事師為天下善間已不負師傳矣

或謂總公謂易學克是其理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此也齋吉是其物終無人理會正公謂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兩先生於易與仁到底不曾指出果難指單抑欲人自悟耶曰純公已曰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為物不貳故生物不測則易也天地也誠也一也仁者人也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為人也故通天地萬物為一體則仁也人也心也天地也一也而易與仁亦不得岐之為二也